

再論清帝國的性質與變遷： 政治權利的視角

• 王泉偉

摘要：關於清帝國性質的爭論核心是：滿人是否佔據了主體性地位。本文借用政治學中的「軸輻式帝國理論」，以不同人群政治權利的異同為中心來對清帝國性質問題進行再思考。該理論認為帝國有着一種軸輻式 (hub-and-spoke) 的支配結構，即由帝國核心分別統治着各個邊緣地區，核心人群與邊緣人群在政治權利方面存在着明顯的差別。清朝無疑具有多元帝國的特徵，滿洲核心始終被精心維護，只有滿人享有全面的政治權利；漢、蒙、藏、回等各個邊緣地區之間實行嚴格的邊疆隔離政策與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其政治權利都受到很大約束。不過，漢人因為擁有通往清廷中樞的制度化升遷道路，使之部分地帶有核心人群的特質，具有較大的特殊性。到了近代，清朝在外部壓力之下尋求轉型，嘗試將異質化的多元帝國整合為均質化的民族國家。隨着邊疆隔離被打破，漢人的政治權利進一步擴大，滿漢的融合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不過由於積習難改與滿洲親貴的阻力，清朝迄至滅亡也沒有完成民族國家轉型。

關鍵詞：「新清史」 帝國 軸輻式結構 邊緣 邊疆隔離

關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基本是「新清史」刺激的結果。「新清史」是一個較為鬆散的學派，其內部成員在很多論點上存在分歧。之所以將之歸為一個學派，是因為他們確實共用了一些基本觀念。首先，「新清史」學者反對傳統的「漢化論」敘事。相關爭議最早開始於何炳棣與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的論戰。「漢化論」敘事認為滿洲在入主中原之後迅速地被漢文化同化，清朝也成為了傳統中國王朝之一。「新清史」研究則認為大清帝國不能等同中國，甚至中國只是清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①。其次，「新清史」學者都強調滿洲人的主體性^②。其領軍人物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總結道，「新清史」的核心內容是

「將滿洲人看做清帝國的統治民眾 (imperial people)，這種新的視角意味着他們正在作為真正的歷史主體被重新載入各種歷史敘事中」^③。黃興濤在回應相關爭議時，也敏銳地指出爭議的關鍵是滿洲是否具有主體性地位^④。如果滿洲人掌握着支配地位，那麼相對應的漢人就處於從屬地位。「新清史」敘事衝擊了中國長期流傳的史學傳統，並且其使用的「帝國」、「殖民」、「清朝非中國」等概念與論斷，被認為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並對中華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具有政治上的潛在顛覆性^⑤。這導致圍繞「新清史」的爭論帶有很強的意氣之爭味道，也始終無法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

但是，「新清史」學者提出的很多問題關係到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宏大歷史敘事，是不得不予以正面回應的重大理論問題。拋開意氣之爭與政治因素，部分「新清史」爭議的核心問題完全可以在學術範圍內進行討論，比如清帝國的多元統治結構問題。不過，「新清史」學者及其批評者在這方面的討論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使得雙方當前的論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對於清帝國性質的進一步研究需要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本文借用了政治學中廣泛使用的「軸輻式帝國理論」，為清帝國性質的爭議引入「政治權利」的視角，希望能夠釐清當前討論的一些問題。

一 政治權利視角

目前關於清帝國性質的討論存在着不少問題，比如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對於帝國概念的操作化意識不足、對於長時段的歷史變遷較少注意等，制約了討論的進一步深入。本文認為政治權利視角的引入，將有助於補充既有討論的不足。

(一) 現有討論的主要問題

首先，辯論雙方缺乏對帝國概念的共識。「帝國」本來就是一個充斥較多歧義、容易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新清史」研究者一方，帝國似乎是一個不需要加以定義的約定俗成概念，也沒有提出非常清晰的界定。他們心目中的帝國典型形象大約就是近代西方的諸帝國。「漢化論」學者一方則多將帝國等同於帝國主義侵略，有着強烈的厭惡之情，認為「新清史」學者使用「帝國」一詞是刻意污蔑中國。其實，即便在西方學術界，「帝國」一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也是一個非常負面的詞語。不過，在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出現了所謂「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ing)的新思潮，開始對帝國概念進行重新反思，表現在學術上就是比較帝國史的興起。通過對歷史上諸帝國的研究，人們意識到帝國是人類歷史中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說是佔據了人類歷史主流的一種政治形態，反而民族國家只是一種僅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特殊政治形態。由此而來的一種研究傾向就是對帝國的去污名化：「帝國」一詞逐漸從